

自 序

诗歌

历来创作数量多

流传千古

可数

诗歌

抒发情感之作

震撼心灵

几何

诗，是最容易写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最难写好的一种文学形式。

幼时，读唐诗宋词，一知半解。尔后喜爱读古今诗词，常握笔习作。几十年写了不少排列整齐的章句，自以为是诗。有的也曾变成铅字，但终究觉得功底浅，格律平仄不易掌握。而对流散

在抽屉里的自由体诗，觉得其中还有能抒情达意的。于是，从去年脱稿《怡情余篇》后，便抽空筛选整理。今年国庆节七天大假，把自己关在书房斗室，足不出户，逐章逐句斟酌一遍。须不知，诗这种东西，其中的情和景，与写诗时的情和景交融凝结。时过境迁，情不再生。要改动一词一字，真不容易。无奈，除个别错漏的字词予以补正外，基本照旧。按时间顺序编排，交稿付梓。丑也罢，美也罢，只能如此。意在求教大方。

2002年10月29日于广州默识书屋

春 笋

要生就生
要长就长
生得如此迅速
长得如此顽强

不惧春寒
不求阳光
默默地破土
只需春雨浇灌

从不低头
从不弯腰

心地嫩黄
衣着并不漂亮

没有甲冑
没有铁骨
照样顶天立地
顽石坚土不可阻挡

当她脱去外套
展露翠绿的衣装
婀娜多姿的体态
透显着昨天的刚毅和清淡

1971年4月于湖南永兴太和墟

童年的除夕

妈妈精心缝制的
新衣新裤新鞋新帽
爸爸给我买的
红灯笼和花鞭炮

妈妈反反复复叮嘱
明天不吉利的话不说
爸爸认认真真告诫
贺新年的规矩和礼貌

年夜饭丰盛可口
妈妈说不能吃得太饱
爸爸边喝酒边说
酒不能喝醉，只能喝够

妈妈给我压岁钱
我留着开学买新书包
爸爸夸奖我
来年再评个“三好”

全家人围着火炉守岁
祥和喜庆又说又笑
还没听到送岁的鞭炮
我已酣睡，嘴里含着红枣^①

1972年3月于湖南永兴太和墟

注：家乡春节习俗。除夕晚上，不懂事的孩子睡着了，大人们给他嘴里塞个红枣。大年初一孩子醒来第一句话就说“红枣”。图个吉利。

灯 下

灯下
作文, 读书
一腔激情

灯下
斗棋, 打牌
好运多赢

灯下
怀旧, 聊天
情意无限

灯下
梦想, 幻觉

一颗痴心

灯下
相思，苦恋
情爱深渊

灯下
凝望，捕获
多味人生

1972 年 9 月 16 日于湖南永兴太和墟

上海“知青”

出生在上海
在上海长大
黄浦江畔启蒙读书
南京路上有初恋的爱

风华正茂的中学生
憧憬着未来
大学校门已经敞开
前面的人生张灯结彩

一阵锣鼓鞭炮
一朵红绸大花
热烈欢送到这个
远离上海的偏僻乡下

依依离别上海
坐两天两晚火车
颠簸一天的汽车
再步行半天终于到达

这里曾经是父母的家
不通公路铁路
没有明亮的电灯
没有邮局，没有电话

破旧的小屋
简陋的用具
孤独地安了个家
邻居们很关怀

伯母教洗衣
婶婶教做饭炒菜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勉强消除语言障碍

务农一窍不通
全靠伯叔帮教
田地里朝夕滚打

满身的汗水泥巴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也不知道学啥

只有他们纯朴的情操

令人由衷地慕爱

没有了舒适和安逸

没有了温情和浪漫

就是农民的真实情意

也是用粗糙的方式表达

白天“农业学大寨”

晚上开会“斗批改”

生活是充实

精神觉得匮乏

夜深人静难入眠

特别想上海

想念同学和老师

他们也在海角天涯

一日又一日

一年又一年
生活是最简单的重复
思想并未得到净化

偶偶回一趟上海
实在不想回来
然而，这是革命的需要
谁也不能更改

口里说着豪言壮语
心里实在思恋上海
何时结束这种“知青”生活
只有耐心地等待

1972 年于湖南永兴太和墟

“烈属光荣”匾

古老的门框上方
挂着一块匾
朱红的油漆上
金黄的字——
“烈属光荣”
耀眼发亮

这是个偏僻的山乡
这是家贫穷的农户
这块朱红金字匾
记录了一段
历史的风暴
主人的悲壮

1927 年的秋天
山村来了共产党
主人放下锄头
举起红军的枪
当农会主席
斗恶霸劣绅
为了农民的解放

红军上了山
主人被匪徒杀害
乡亲们追悼
把他埋在
向阳的土岗
儿孙的仇恨
深埋胸膛

1949 年的秋天
山村又来了共产党
主人的儿孙
翻身得解放
山乡的人啊
山乡的面貌
天天变样

为了历史不再重复
缅怀先烈
坚定信仰
挂上“烈属光荣”匾
托福，山村繁荣
托福，国家富强

1973 年 7 月 6 日于湖南永兴太和墟

参观雷锋纪念馆

走进雷锋纪念馆
凝望雷锋的塑像
心里的感觉
他很平凡

微笑着的圆脸膛
逗人喜欢
并不高大的身躯
穿一身普通的军装

他说的话很通俗
激人奋发向上
用他的话语规范言行
社会一片清新风尚

他做的事没有壮举
却是人们的榜样
人人学习他
神州处处春风荡漾

伫立在雷锋塑像前
心灵经受着涤荡
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的
革命和改良

1974 年 11 月 23 日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